

羊城后视镜

②

杨柳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羊城



后视镜

2

杨柳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羊城后视镜. 2 / 杨柳主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360-8257-1

I. ①羊… II. ①杨… III. ①文化史—广州 IV.
①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3952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海 帆 安 然
技术编辑: 薛伟民 林佳莹
封面设计: 郭翰文

书 名	羊城后视镜. 2 YANGCHENG HOUSHIJING. 2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24开
印 张	13.5 1插页
字 数	420,000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序

叩问历史风情 挖掘文化积淀

张汉青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杨柳日前告诉我,《羊城后视镜》要出由她主编的第四个版本也就是八册系列丛书了,并说无论如何,要我为此事再讲几句。

说来话长。事情要回到2004年的夏天,两位在羊城晚报副刊部工作多年的记者吴绿星、杨柳,要将他们采写的有关广州古城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的特写汇编成书,并以颇为新颖的“羊城后视镜”作为书名正式出版。此事得到羊城晚报报业出版基金的赞助。我知道后也很高兴,并为之作序。这本书,于2004年9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但媒体和出版界的职业视觉和他们手中的笔,并没有停下来。从2005年开始,《羊城晚报》办起了《羊城沧桑》专版,吸引了众多作者的参加和读者的关注。几年下来,有关羊城历史的各类文字,林林总总,《羊城沧桑》版的知名度也由此日增。2008年2月,由《羊城沧桑》版主编杨柳编辑的《羊城后视镜》第②③册,由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出版。

两年后，南方日报出版社于2010年2月出版了杨柳主编的《羊城后视镜》第④⑤册。我在2009年9月执笔写了第二篇序言。

岁月匆匆，现在已步入2016年夏天，《羊城后视镜》要出版共有八个分册的系列丛书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广东的几个出版社，好像接力赛般连续作业，十二年中出版了八本书，收集了数百篇描写羊城沧桑岁月的文章，这个现象引人深思。我重读了在为《羊城后视镜》写的第二篇序言中的话：“从出版社一再推出《羊城后视镜》这件事，可以使人感到，关心广州千年古城，了解羊城沧桑岁月，正是触动到社会发展的脉搏，点击了人们的心扉，表达了大批老广州人包括日益增多的新广州人对这座古城前生今世的关注。随着社会转型脚步的加快，这种叩问历史的现象并没有消失，相反还会日益强烈起来。我们的新闻媒体、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心，就经由这套《羊城后视镜》连接起来了。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历史长河某一瞬间的个体，每个人又是有血有肉的活脱脱的社会一员，关心自己生活成长地方的山山水水，怀念自己的故土家园，这是人之常情。”这番议论，今日重提，似并未过时。我们现在不是经常讲到“乡愁”吗，二三千年前，南海之滨的羊城这片土地，同样也是苍茫绮丽的、我们的前人休养生息的“乡”。“乡愁”也好，“城愁”也好，总之都是对“根”的怀念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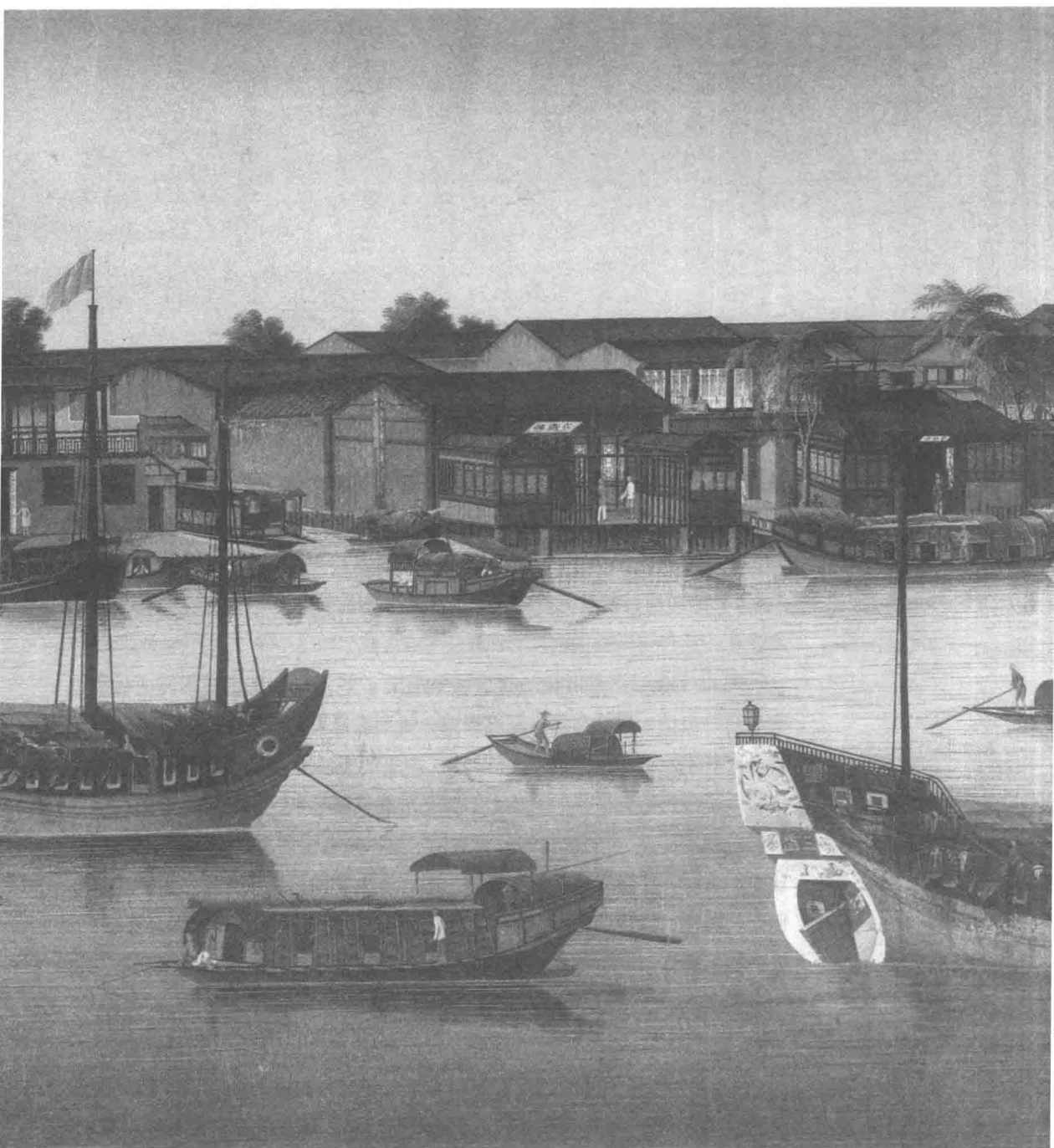
依恋，是千言万语都化解不开的浓浓历史风情和文化积淀，是一种高尚的文化记忆、文化情怀。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认为，《羊城晚报》为叩问广州古城的沧桑，把羊城的“古”和“今”联系起来，从“鉴古”中加深对“观今”的深度，凝新老广州人之心，聚新老广州人之力，增强自信，开创未来，这件事做得很对，并结出了硕果。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广州的文化钩沉、文化创新，还有很多工作要认真地去做，任重而道远。“广州”“羊城”这部大书，还需要动员更多有识之士，本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持之以恒地去探索、挖掘，去耕耘、描绘。期盼有更多类似《羊城后视镜》这种作品问世。

是为序。

2016年6月11日于爱绿楼

（作者为中共广州市委原副书记、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目
录

序 叩问历史风情 挖掘文化积淀····· 张汉青 1

老城纪事

- 程天固修广州城····· 2
- “假凤虚凰”风波····· 23
- “南天王”的大手笔····· 28
- “中山舰事件”前后的李之龙····· 35
- 1933，推销广州····· 41
- 1937，“烟禁大行动”····· 45
- 打雀“英雄”传····· 49
- 戴季陶之死····· 55
- 广州的降温····· 59
- 礼尚高年循古制····· 65
- 落幕前的喧闹····· 70
- 失人心者失天下····· 76
- 市立医院四护士自杀案····· 83
- 万众瞩目的大银幕····· 87
- 越秀山上的喜与悲····· 94
- 梁培基在二沙岛（节选）····· 100
- 两千年历史独一无二的事件——这天，广州20万人剪辫····· 106

胡汉民为何死在广州·····	114
珠江河上的“泰坦尼克”·····	119

城市记忆

晚清广州社会扫描·····	128
法国画家看广州·····	132
为中山先生照相·····	135
轿·三轮·三脚鸡·····	137
青楼·旧影·····	142
两岸青楼接酒楼·····	149
梅兰芳访粤诗抄·····	155
中学男女同校风波·····	158
广州姑娘去延安·····	162
带“高知”参观·····	164
追踪《跟踪追击》·····	168
老观众的老电影·····	176
十年动乱的“石室”·····	178
1960年的“食谱”·····	182
困难时期的“进口食品”·····	184
在陶街养斑鸠·····	186
“甲由”和老鼠尾·····	188

我在“飞发铺”当学徒·····	190
新中国第一部歌舞剧·····	192
《五朵红云》飘落羊城·····	196
《唐诗小札》推出前后·····	201
“文革”说书老艺人·····	205
颜志图粤语“讲古佬”·····	208
我和华南虎·····	214
早期的修车店·····	219
歌舞剧院的多彩幕后·····	223
呼唤“食在广州”·····	229
奇妙的广州菜式·····	239
过年为食歌·····	250
羊城钩沉·····	256
羊城回眸·····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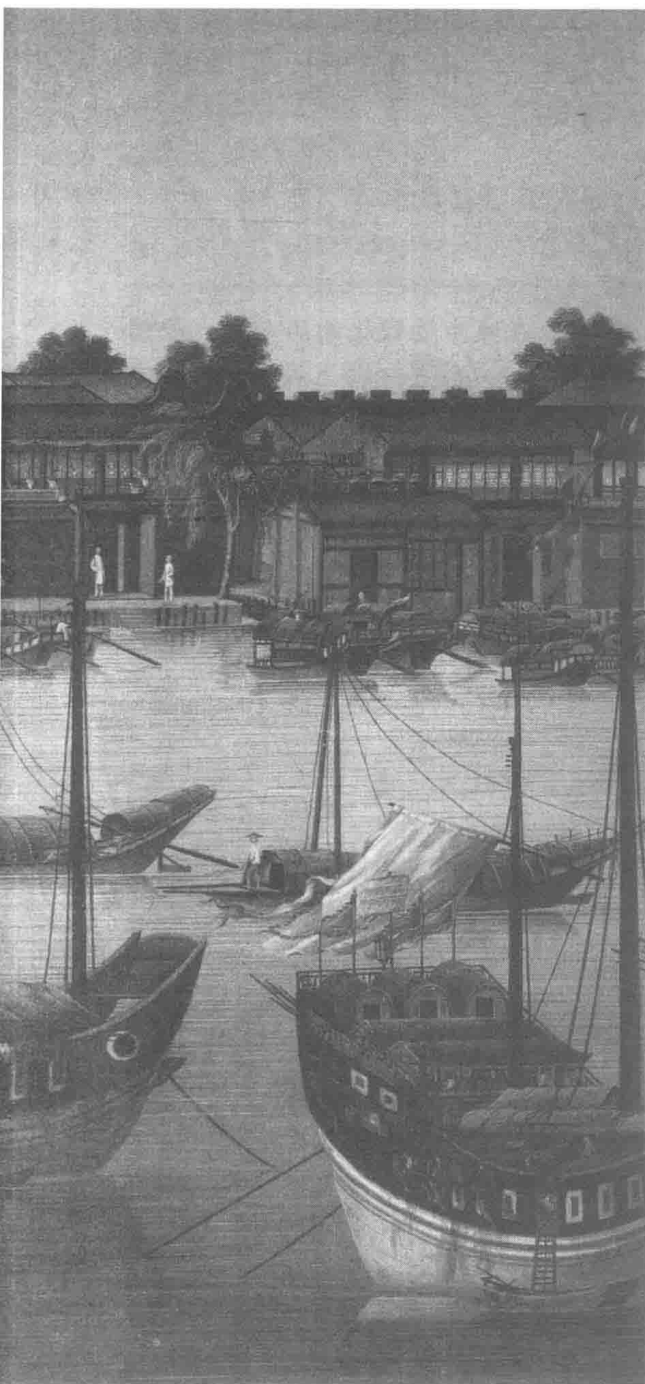
榕荫茶坊

粤语差点成为“官话”·····	272
“哀乐”往事·····	273
城隍庙审鬼·····	275
沙基睇相·····	276
顽童改歌·····	278

广州人京城打响“谭家菜”	283
粤语中的方言俚语	286
广府旧时年俗	290
粒粒脆南乳肉	293
岁晚谢灶	295
粤剧旧事录	297
我得到的陈济棠印章	300

后记

抢救羊城的记忆	杨 柳	302
让历史告诉未来	吴绿星	306



老城纪事

程天固修广州城

□吴绿星

广州，在城市近代化的历程中，较国内大多数城市起步早；与上海等新兴城市比，又颇具自己的个性特点……

程天固（1889—1974）——

他是广州走向现代建设的开拓者之一。这位中山人，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经济学院，硕士。1915年回国办工厂，任广州商会会长，后被聘为广东大学法学院院长，1921年—1923年，1929年—1936年，两度任广州工务局长（工务局是新式城市建设的职能部门，主持城市规划、交通设计、兴修道路等）。由于成绩显赫，后任广州市市长。抗战爆发后的1941年任驻墨西哥、巴西大使，晚年寓居香港。



广州建市后，现代城市格局的开拓者之一——程天固

是谁，打破广州城上千年的格局

清末民初的广州城，有内城和外城之分，各城门有瓮城、月城、翼城等，后来又出现老城和新城。老城从观音山经今天的越秀北、越秀南、文明路、大南路、大德路、人民中路（曾叫丰宁路）、人民北（曾叫长庚路）、盘福路回到观音山；新城从越秀南起，经万福路、泰康路、一德路，到人民南（即太平南）的太平桥上。广州属于南海和番禺共管，最初的大路是砌石条的，如西濠口到东堤是最长的石条路，其余全是石泥混铺的内街窄巷。这里没有街灯，晚上把街闸锁上，天明才开。街闸处悬点油灯，入夜后星星点点，巡逻警察也难行，治安当然混乱。其实早就有人提出改造广州城，如温宗尧在1902年当岑春煊总

督的“洋务文案”时已经提出，将西长寿寺封闭拆平改建自来水塔和戏院等。后来当广东省长的朱庆澜也提出拆城筑路。到陈景华（前清举人，当过报社主笔，广东军政府成立被推上首任警察厅长位，后不肯与“皇帝”袁世凯合污，1913年中秋之夜被龙济光杀）当厅长后，下令拆除街内闸门，让电灯公司装上街灯，才开始打破上千年的格局。

对广东来说，西洋建筑最早出现在澳门。澳门从十六七世纪开始，为贸易和宗教服务，公共建筑和教堂都完全按照西方的正规样式。因此，建设新广州时，城市的许多结构，还有建筑样式，都参考西洋的先进经验，如大建骑楼，就能很好地解决热带地区雨水多的问题。

民国初期，广州还没有市政府，只有禺山市内市政公所实行管理，主管是魏邦平（1884—1935），香山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政府陆军部副部长、广东警察厅厅长、广州卫戍司令等职，后因涉嫌刺杀廖仲恺逃亡香港，病故广州。

作为军人出身，魏邦平管城市首先一个字：拆。1920年，市区内各古老的城门被动员的民工、监仓人员等拿起锄头镐头开始砸，从此不管刮风下雨，烈日暴晒，人们稀里哗啦把城门拆成一堆堆瓦砾砂石，城内到处堆着土坡泥山，把小路通道以及麻石小道都压住了，马车、大板车，挑担的、走路的，城里每一步都只能艰难地前行，一下起雨，泥浆四处横溢，路滑多坑，几乎全城怨声载道，可是魏邦平似乎也没有更多理睬。拆，已经是城改的大动作，他甚至还做着市长梦。

新建制的广州市，6个局长全是留学生

1921年2月，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被委派到广州当市政厅长（相当于市长），他与程天固是老乡。早年留学美国，与程天固在美国加州政治经济学院又当过同学。因为对新式城市很感兴趣，到过美国各大城市考察，孙科1920年写过《都市规划论》，是我国第一部阐释城市建设的书。他还在《广州市组织条例》中，第一次将市和县分立，才使广州直属省的管辖。而程天固对建设新城市也颇感兴趣，曾将圣弗朗西斯科市的宪章翻译出来登在报上，让中国人认识新式市政规划。所以，孙科一当市长，马上请程天固当广州工务局长。

程天固原并不想干，因为他已被安排在公用局，要发展电灯、自来水等事业，比较有把握；如今到不熟悉的部门，心中没底。广州市的6个局，全由中国留学生当局长，如财政局长蔡增基（中山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卫生局长胡宣明（福建漳州人，毕业于约翰霍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公用局长黄桓（番禺人，毕业于巴黎大学和布鲁塞

尔大学，电科学士学位）、教育局长许崇清（番禺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公安局长吴铁成（中山人，毕业于东京大学明治大学法律系），有人称市政府为“洋化机关”，坊间也议论纷纷。这时，广东教育会长汪精卫出来鼓励程天固，因为程天固也兼教育会的总干事。汪精卫说：“我虽誓不做官，但仍要负起革命责任，将来办大学，还是要请你出来襄助的。”

1921年2月，新任的广州政府官员宣誓。会上，省警察厅长魏邦平充满了轻蔑的眼色，被程天固觉察到了。程天固也是非常敏感的人，1918年2月，他陪一帮外国人在香港看赛马，感到空气混浊，领来宾们提前离场。走开只几秒钟，仅几秒，场内起火，瞬间蔓延，结果场内大乱，烧死了600多人，成为著名的惨案，而程天固就靠一瞬间的灵感却幸运地躲过了，所以他的“先知”也出了名。这时孙科安慰他说：“魏邦平是怕你初出茅庐，也不服你夺了他政公所的差事，所以警告过我。没关系，市政虽然初搞，还要靠你，努力吧！”魏邦平所为“乃中国政海中人患得患失之常情”，程天固不放在心上（当不成广州市市长的魏邦平，后来从不参加市政府每周例会，连市长孙科都被轻视了）。他倒认为，外国留学生虽没有经验，但只要给了机会，经验始终会有的。既骑上虎背，只管前行！

一批外国建筑师来到这里，为岭南的现代化建筑倾注大量心血……

两次鸦片战争条约的签订，使岭南成为开放的门户，一批批外国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也来到这里。从1863年奠基，建了25年才于1888年建成的石室大教堂，令广州人眼前



程天固与市政人员

一亮。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甚至没有想过有如此高大雄伟的建筑，才知道外国人在建筑艺术上的不同凡响。所以，当越来越多的外国设计师从香港来到广州，给这片古老的岭南大地增添异彩时，广州的人们并没有感到陌生。中国人学西艺的建筑师，最早是从到西方留学的那批幼童中产生的，从学“西文”到学“西艺”，是个很大的转变。广东番禺的胡栋朝是最早取得西方学位的土木工程师之一，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土木工程硕士。在1934年广州工务局的名册中，具有新式学堂工科背景的还有梁学海、郑裕尧等；此外，部分华侨里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回国参加建设。其实，广州或广东的留学生还有不少，如巫振英、朱彬、梁思成等，但早期广州城建最出名的是杨锡宗，这位中山人也在191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当年就成为广州的中央公园（即人民公园）的设计者，后又为岭南的现代化建筑倾注大量心血。

孙科还请了美国设计师墨菲（也译“茂飞”）来广州，他于189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30多岁来到中国，到北平、南京等地提倡“中国复古设计”，是旗手的地位。在广州，他设计了以市政中枢（后来的市政府）为传统宫殿式的公共建筑，被接受了。他设计的执信中学，与他另一个作品——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惊人相似。他对广州还有一些设想，因为“陈炯明叛变”而搁浅，后来到南京等地实施了。

“经纪式的冒险的流浪美国商人”，要借债1000万美元给广州做市政建设基金

程天固上任后，要做好第一件事，表明自己的决心和证明自己的能力。面对广州余泥成山，百姓怨声载道，程天固首先是召集拆城的承建商商议，订合同，限期将余泥全部清光。而腾出的地面，待城建人员对新马路规划划定之后，将路基两旁的地变卖，或由承拆城的商人承领，作为今后清余泥的收入。商人们当然了解地价，十分乐意。出于这种利益考虑，各自都想方设法去干，不出数月，全城的余泥尽数清理干净，砖石用来修马路。整个广州城才好像从梦中苏醒，潮湿的大地见到了阳光，宽敞明亮，空气也清新多了。老百姓松了一口气，对程天固也给予赞许，另眼相看。

孙科市长不仅高兴，更是雄心勃勃，想大干一番。可那时候，市政收入每年200万元，仅够维持日常费用，建设资金基本没有，孙科为这事一筹莫展，终日愁眉不展。这时，来了两三个美国商人，说可以借债1000万美元给广州做市政建设基金。孙科一听乐不可支，及时雨下得及时，立即同意，并告诉了程天固。程天固却皱起眉头，美方提出的建设计划、还款计划，相当不切实际。10年还清债，每年还100万，简直是天方夜谭。他看出，

那些所谓“美商”，其实没有钱，不过是“经纪式的冒险的流浪商人”，还要广州政府先发“信任状”，他们再回美国筹资。他望望孙科那激动的表情，慢慢说：“我不同意。”

孙科不太高兴了，两人争辩起来，但孙科说不过程天固。在省政府，孙科又与程天固进行过两三次辩论，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当省长的陈炯明让政务厅长古应芬出来调停，古应芬也是番禺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见过世面。他好言相劝，侃侃而谈。程天固见局面难以收拾，心平气和找到孙科，说：“这件事其实也没什么难处，如市长一定要签，可以——我辞职！”然后，交出一份整理成一万多字的意见，加上辞职书，另外也送陈炯明一份，自己到香港去了。

刚开始的城市建设就遇到如此的困境，孙科也不舒服。他仔细地想了几天，感到还是要尊重程天固，派人到香港，诚恳地邀请程天固回广州，并说改造城市的事情可以从长计议。程天固心中其实一直放不下刚开始的事业，也回广州复职了。次日，几个美国商人来了，解释说计划不够完善，请多多指导。最终，这项提议也不了了之。尽管新政府里有些小人说程天固炫奇立异、破坏市长声誉之类，但他认为“止谤莫如自修”，只有努力从公，误解自然会冰释的。

不保护历史建筑，就是不保护广州人的感情和传统

程天固制订市政计划时就很清楚，如从平地开始建设，像美国那样，容易得多；广州是老城市，动辄是公私建筑，许多还是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要拆谈何容易？他考虑找些专家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一了解，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奇缺，而外国的，如孙科介绍那位美国专家墨菲，要求10万美元。程天固并未轻举妄动，考虑多时，花时间与对方深谈几次，经过深思熟虑，反复衡量，结论是专家想得不太切合实际，全是从平地做方案。换句话说，按洋专家的办法，只能把许多历史用地都砸成平地，快是快，但那是简单的快，不保护历史建筑，就是不保护广州人的感情和传统，于是决定不请他了。

其实，那时也有借鉴。沙面租界的建筑，主要由两间外国设计公司设计的，一间是英国列奥伦设计公司，一间是法国东方设计公司。20世纪初时，澳大利亚的帕内在广州沙面一轮建设热潮中扛起大旗，和他的设计所承担了广州一系列的设计，如广九铁路的站房（已拆），河南士敏土厂（孙中山大元帅府旧址）、河南新广州俱乐部（已拆），沙面安利洋行新楼（今沙面50号）、五仙门发电厂、太古行等，岭南建筑由殖民地外廊式过渡到西方正统建设式样。但到20世纪20年代，外国建筑师的风云时代基本结束，转回中国设计师的天下。